

去株洲看 衡州花鼓戏

甘建华



好朋友相聚，一路上聊得高兴，不觉就是一个半小时，株洲到了。

先一天，刘晓文发来微信，问我可有时间去株洲看戏，我这戏迷戏精戏骨正是巴不得呢！恰好深圳市衡阳商会监事长陈淮涛回衡阳，与他一说，大喜道：“我外公刘大顺，衡阳市花鼓戏剧团创始人之一，专演丑角。”问及健在的花鼓戏老艺人，无人不知刘大顺，多是其徒子徒孙。

七八年前，我曾写过万余字长文《衡州名伶》，刊载在《石鼓文化》杂志。其实许多演员我只在戏台上见过，私下里并未谋面，没想到在株洲华天大酒店，却见到了几位名角。

五百年祁剧开花结果，衡阳《甲中祭》最为有名，成全了编剧刘和平与衡阳一帮艺人。1993年，《甲中祭》晋京参加全国地方戏曲调演，摘取了优秀剧目奖、编剧奖、导演奖、表演奖等12项大奖，其中便有当日在座的江中华、张少君伉俪，他俩分别饰演李自成、陈圆圆。江中华我早就认识，但没有看过他的演出，直到2014年6月25日晚上，在衡阳市政府会议中心，观看省市两级祁剧团排演的七幕大剧《梦蝶》，老江饰演庄周，才有幸见识这个老生的艺术功底。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故事，却被他和肖笑波、张晓波等一帮优秀演员演绎得活色生香魅力四射，荣登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榜单。张少君我是第一次见到真人，那张陈圆圆的扮相堪称经典剧照，千回万转的眉目传情，只在徐帆饰演《红日》陈白露的脸上依稀见过。三年前，在衡山剧院看《莲台观世音》，她饰观世音娘娘，扮相依然俏丽。今天初相见，当面不相识，我问江中华：“你夫人来了么？她好像是本届湖南省党代表吧？”旁边顿时一片哄笑。

去年底12月22日晚上，我们驱车到20公里外的衡阳县城西渡镇，观看大型祁剧经典剧目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感受到了老剧目散发出来的新魅力，并且记住了主演邓春燕的名字，过后每每与友人津津乐道。却不料这一回在株洲相遇，始知其是衡阳市艺术学校副校长，也是市祁剧团的刀马名旦，与江、张夫妇同为国家一级演员。

衡州花鼓戏俗称“马灯”，是在灯会歌舞、采茶歌舞、雉舞等民间歌舞基础上，逐渐演变而来的，表演具有载歌载舞、轻松活泼的艺术特点，音乐以活泼、开朗、高亢、粗犷著称，山歌风味非常浓厚。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有近两百出，剧本通俗易懂，杂用土语乡音，形象生动，颇接地气，八年前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著名花鼓戏《补锅》编剧唐周（本名谭州）、作曲张国辉，都是衡阳才子。女主角兰英扮演者李谷一，外婆家在衡东县白莲镇，所以一直自称“衡阳外婆女”。衡州旧时曾有“马灯三鼎甲”之说，分别是罗竹峰、王春茂、王其林，但所传史料甚少，嗣后名伶有丁云开、阳昌凯（东狗婆）、王光春（田徕仇）、张廷玉（雪伢子）等。十年前，刘晓文担任市花鼓剧团团长，衡州花鼓戏盛极一时，大型古装轻喜剧《喜盈门》接连获奖，演出数百场，用一句时髦话来说——“那是相当地受欢迎”。今天在株洲邂逅李红团长，她就是戏中的媒婆，我曾追随她们看戏看到雨母山中，迷途而不知返，兴尽意满而归。

吃罢晚饭，赶到城央地标神农大剧院，1400个座位坐了千把人。围绕着这座以“山高人为峰”为主题的艺术建筑，不疾不徐地散步一周，第6届湖南艺术节复排经典剧目展演——大型衡州花鼓戏《新大打铁》——开演了！

湖南花鼓戏有“两打”，都肇始于我出生的1960年代前期。一曰长沙《打铜锣》，根据柯蓝小说《三打铜锣》改编，凌国康饰蔡九，李小嘉饰林十娘。虽然并没有亲眼看过他们的整部大戏，只在歌厅见过二人十几分钟的表演片断，却也自叹眼福不浅。二曰衡阳《打铁》，刘钧编剧，衡阳城乡百姓喜欢叫《毛国金打铁》。说起刘钧

（1918—1995），如今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；说起他的公子刘和平，主创《雍正王朝》《大明王朝·1566》《沧海百年》《走向共和》《李卫当官》《北平无战事》，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编剧第一名，却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。正在筹拍的《衡阳保卫战》，刘和平被聘任为影视顾问。刘钧民国年间曾任衡阳《中坚日报》记者、采访主任，《大华晚报》记者、经理，《小春秋报》特约记者兼衡阳办事处主任。建国后进入花鼓戏剧团，成为衡阳市第一个专职编剧，改编、创作剧目上百个，代表作除了《打铁》，还有《朱买臣卖柴》。我曾在旧书摊上淘得刘氏父子合出戏曲剧本选《乔梓集》，内有《打铁》，临来株洲前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打电话给北京刘和平，说是《打铁》曾参加湖南全省文艺汇演并获过奖，凌国康、李小嘉等大腕也曾主演过毛氏夫妻。又问我新剧主创人员都有谁，告诉他导演江中华，编剧何桂生，主要演职人员：朱贵兵饰毛国金，教美贤饰毛妻，胡西北饰李元宝，朱郭饰毛国银。

年少时随祖父母居茅洞桥，花鼓戏不常看，多是皮影戏和渔鼓，《毛国金打铁》看过几十遍，许多台词都能背得出来。铁匠毛国金是个风趣幽默的人，却也是好吹牛皮说大话之徒。上台第一句便是：“我，毛国金，在江南一带打铁，自从师父过世，江南算我第一。”自称“铁匠王”，铺外悬挂着“毛家老店”的招牌。师弟毛国银怕他在外吃亏，一心要帮他改掉坏毛病，假扮富商上门，先是奉承一番，把毛国金哄得云里雾里，然后拿出纹银百两，预订一把三尖、两面口、上按七星、下按八卦、九口连环的宝刀。毛国金满口应承，却连七精八怪的刀名也没有记住。听客人说三天后来取刀，否则要砸他的招牌，砍他的狗头，这才给吓醒了。百般无计可施，只好招呼娘子，杀鸡炒菜办酒，吃饱喝足做个饱死鬼。毛妻眼看夫君性命不保，病急乱投医，想起祭拜师父亡灵，助其渡过难关。好一场凄凄惨惨戚戚的祭拜，毛家夫妻唱得听众肝肠寸断，演员的唱功和乐器伴奏，至此达到高潮。师父的亡灵自然没有拜来，夫妇二人万念俱灰，只等一死。此时，师弟毛国银真身上场，夫妻二人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。待看到毛国银把宝刀打成，毛国金不禁又犯老毛病：“哦哎！原来就是这样的一把刀啊！”在爱妻贤弟的耐心帮教下，牛皮大王把吹牛发海的招牌摘了下来。

刘和平说，老戏《打铁》原有两个剧本，一个四五十分钟，另一个稍长，一个小时多一点点。这次复排的《新大打铁》，演出时长110分钟。原有的拐话连篇都被删除了，剧情做了重大修改，与衡州八景、南岳衡山的元素联系在一起，衡阳方言掀起株洲观众一阵又一阵笑声。新剧说是相传南岳会仙桥下，有一条修炼了500年得道的蟒蛇精祸害一方、荼毒生灵。玉帝派遣太上老君造刀除妖，老君下得凡来，有意试探弟子毛国金的真才实学，化变凡人李元宝来店打刀。焉知毛国金这厮学艺不精，却又狂言不断，扯尽乱淡，稀里糊涂，甚至没有听清宝刀之名。其妻说贤不贤，说怪也怪，不断地给他支招损招，故意为难打刀人。说什么“一年只打三锤半”，“一把刀要打百多年”，而且还要“选宝日，乱红风，落黑雨，出麻太阳打隐雷”。老君为挽救不成器的弟子，三番两次不辞辛劳，取得水帘洞的乌龟精壳做好钢，南岳圣帝的宝观做好炭。最终，在毛国银的帮助下，打成镇山宝刀，斩除妖孽，换来人间的太平。

曲终人散，走出剧院时，一阵狂风吹来，带着丝丝海腥味，与我们芙蓉国的秋风不太一样，感觉是东南沿海山竹台风飘移过来的。不一会儿，雨点落下来了。蝴蝶效应，世界同此凉热。时在戊戌年9月16日夜，同赴株洲者有衡阳市文体广新局诸公。

校园曾在柏林中

崔建华

那些乌柏树，绕着校园周围连绵起伏的紫色页岩山丘，稀稀拉拉、东倒西歪地生长着。树都不大，像我们当年尚未长成的身子，矮小羸弱，连鸟都不愿在上面做窝。而且，树上还藏有很多浑身毛刺的毛毛虫，一扭一扭地在欢快蚕食着树叶。人若不小心碰到它们，皮肤就会又红又肿地痒上大半天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些可怕的虫子最后居然都会变成异常漂亮的花蝴蝶。当时自己正看柏杨的《古国怪遇记》，自然就想到了书中潘金莲的妖冶配图，从那时起我就觉得，长得好看的面孔多半会有可怕的一面，此即自己至今对美女有心理阴影的原因！

不过，这并不影响到我们到乌柏林里去找乐子，比方说，唧瓶盖。

唧瓶盖又叫唧壶盖，人手一枚的瓶盖，多来源于那时家家必备的穿心莲药瓶。那药瓶有乳白色的内盖，所以我们才敢有恃无恐地旋走外面的瓶盖去玩。只要内盖还在，大人恼怒之余大都会强忍脾气不再发作。我家那些药瓶就基本上只剩下了内盖当家，我爸居然从未责怪过我，现在想来老爷子的修养，真还没的说！

唧瓶盖其实无聊至极，但我们就是乐此不疲——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挤按，瓶盖如离弦之箭般“叭”地啣出去，击中别人的瓶盖就算赢一局。个别伙伴甚至还悟出了心得，能眯着一只眼，只用另一只眼瞄准，就会有如神助般地成为“神枪手”，几乎百发百中……

有段日子自己也沉迷其中，一上课便盼下课，一门心思等着下课铃响起。有一次下课铃刚响，铃声还未响完，我噌地一下就冲出了教室，拿着瓶盖就往乌柏林狂奔。还在讲台上讲课，正津津有味说着掏粪工人时传祥劳动光荣的语文老师惊得目瞪口呆，其他同学似乎也都惊掉了下巴，张大了嘴巴看着已经慌忙跑回来的我。他们似乎无法想像、也从没见过一向乖巧听话的我，居然会有如此荒唐的举动！

那天的语文老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居然给了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下课时间，似乎在有意地任由我们玩个痛快。全班三十几个人，除了女生外几乎都在乌柏林里疯狂唧瓶盖，以至于大伙都在怀疑，这下课时间怎么会这么久？直到尽兴过后的我们狐疑地回到教室，上课铃才终于响起。

那节课上，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道叫《我的理想》的作文，当时我想都没想就这样写道，我的理想是做像时传祥一样的劳模，当好掏粪工，光荣！主席亲自接见，还亲切握手！我还把从叔叔们的书本上看到的一段话用到了作文里，大意是“东风吹、战鼓擂，我当掏粪工人好神气……”

再次下课后，语文老师突然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要我去挑井水。因为村小那时没有自来水，喝水都是学生们轮流到一里地之外的水井去挑。

我担着水桶晃悠悠地去了井边，回望校园时才发现，那片乌柏林已经一片火红，一树树的红叶在秋日日照耀下鲜艳欲滴，有种难以名状的美。

我挑着水，一边望着那片火红的乌柏林，一边悠哉悠哉地往回走。才走了几十步，就觉得肩膀上火辣辣地刺痛起来，担子也似乎越来越重。掩映在红彤彤的乌柏林中的校园似乎近在眼前，又似乎远在天边。我心想着能早点把水挑回去，腿却像灌铅了一般步履蹒跚，怎么也迈不开步伐……

当时自己约莫十岁，还从未肩负过如此重担走这么远的路。慢慢地，我就由走十步停一下，变成了走五步停一下，再变成了走一步停一下，最后我已经只能无可奈何、寸步难行地呆坐在那了。

可能是看到我很长时间都仍未返回教室，语文老师终于派来了两名身材高大的同学，其中一人哈哈大笑地接住我的担子之后，我终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我低着头走过校园边火红的乌柏林，语文老师憋着笑容已站在教室门口了。经过时我听到他轻声在说，时传祥要挑的担子，可比你更重哦！

声音很细、很轻，却如雷贯耳，令我蓦地一震。我第一次发现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原来并不容易，实际上会那么的艰难！

多年后的某个秋天，我回到老家，偶然经过昔日的校园，发现校园早已被人承包成了猪场。高高的围墙内一片喧闹的猪叫，乌柏林也早已所剩无几，只有路边那棵东倒西歪的乌柏仍然黯然存在着，用它红彤彤的叶子勾起我的初心，让我想到了曾经最初的理想……